三段式組合[1]「書寫，翻譯，朗讀」

比利時作家弗朗索瓦・埃馬紐埃爾[2]以及台灣作家王文興和舞鶴的跨國活動

文／安妮 居里安 (Annie Bergeret Curien) 法國兩儀文舍中文文學/法文文學項目主任　　譯／卓立（Esther Lin）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兩儀文舍於2012年2月29日至3月2日分別在台北及台南舉行，並邀請台灣作家王文興、舞鶴，以及比利時作家傅朗進行座談。此次交流活動乃延續了2003年李昂以及2006年王文興來巴黎出席兩儀文舍座談會，有關2012年在台的活動，我們以舞鶴的《餘生》之法文譯本 *Les Survivants* 作為籌劃此次作家座談會的根據，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把以法文創作的傅朗的作品介紹闡明給台灣讀者們。

兩儀文舍來台活動的意義

「兩儀文舍」活動是由法國人文科學之家基金會（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簡稱FMSH）發起，並得到法國文化部國家圖書中心支持，其主要形式是，定期邀請用法文創作及用中文創作的兩位作家，以及翻譯他們作品的兩位譯者，一同出席對談交流。活動形式分為兩種：一是「工作坊」座談會，邀請兩位作家，就同一個主題各自創作一篇作品，作品一旦完成便交付文學翻譯家以對方語言譯出，最後是舉行文舍座談會，兩位作者就各自的寫作展開深入對談。二是「插曲」座談會，被邀請的作家或是翻譯家就一個主題或者一種寫作進行討論。

兩儀文舍於2012年2月29日至3月2日在台灣舉行，首先在台北：比利時作家傅朗（François Emmanuel）和台灣作家舞鶴兩人分別以「歌」為主題創作了一篇短篇小說，在主場會場上進行對談；傅朗和王文興在「書寫與波流」插曲座談會上交流；放映尼古拉・克羅茨（Nicolas Klotz）根據傅朗同名的小說所拍成的電影《人性問題》（*La Question humaine*），然後進行討論；最後在台南，傅朗和王文興及舞鶴進行「閱讀波光」插曲座談會。

這些文學交流活動乃延續了2003年李昂以及2006年王文興來巴黎出席兩儀文舍座談會。

兩儀文舍的活動多數是在巴黎舉辦的，但也曾經在中國（上海和北京）以及香港舉辦過；正因為如此，我們覺得必須去台灣舉辦兩儀文舍的文學座談會。

文舍的活動內容圍繞著由法文與中文表述的多元文學和文化。有關2012年在台灣的文學活動，我們以一本非常重要的台灣文學作品作為籌劃此次作家座談會的根據，那是舞鶴的《餘生》之法文譯本*Les Survivants*。

我們的活動目標之一是，更好地了解作家書寫的世界及其文學創作的環境，特別是關於舞鶴，同時也更廣泛地觸及台灣作家們，譬如，台北的插曲座談會就是在王文興童年的故居裡舉行的，我們來到作家們的故土以討論他們的文學寫作：台灣此處，法國彼

1. 法文composition既指組合也指作品；安妮 居里安很巧妙地使用這個字，傳達「書寫，翻譯，朗讀」三個前後相連的部分共同組成這次兩儀文舍在台灣所完成的文學活動，好比一部作品。
2. François Emmanuel在舞鶴於淡水請客的宴席上正式採用「傅朗」作為他的中文名字，下文中就使用他所決定的這個名字。

在台舉行兩儀文舍座談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在台灣觀眾面前進行作家面對面的文學座談，就是通過小說家的寫作，也通過台灣當地的人文景觀、學術工作以及大學內部的研究模式，得以進入台灣的文學世界裡面。

「閱讀波光」插曲座談會上，王文興（左2）和舞鶴（右2）所交換的閱讀與寫作觀點，跟台灣作家和比利時作家傅朗（中）之間的意見交流，都是一樣地豐富而強烈。

處（此次是比利時）。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把以法文創作的比利時作家傅朗的作品介紹闡明給台灣讀者們。傅朗和舞鶴的作品乃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談，也經由兩位譯者（卓立和貝施娜）的翻譯，還有口譯（蒙田）的功力，（她們三位跟我一樣，都是來自法國），展現了他／她更深層的文學性和創作理念。

此次在台舉行兩儀文舍座談會還有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在台灣觀眾面前進行作家面對面的文學座談，同時也要認識台灣當地的研究人員、大學師生以及翻譯人員。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小說家的寫作，也通過台灣當地的人文景觀、學術工作以及大學內部的研究模式，得以進入台灣的文學世界裡面。

座談會所結的成果

幾場文學座談會當中，三位作家都在場，不管是擔任主席或是作為發言者，並且針對對方的寫作提出自己的看法，進行對談。這種持續的討論方式使現場氛圍格外親切自然。在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行的「閱讀波光」的氣氛除了親切自然之外，還具有高度緊湊的文學要求。

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文學座談會會讓作家們，尤其是來自語言和文化非常不同的寫作者，獲得發現、認識、理解另一位創作者的世界的機會。通過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的作家們之間的交流，可以更了解自己；不同語言的作家探察另一位作家的寫作，會促使這位作者的作品經由一場豐沃的對話而被人重新思考探索。此外，用同一種語言寫作的作家們之間的對談似乎也帶出了具有激盪力的成果；王文興和舞鶴在台南所交換的閱讀與寫作觀點，跟台灣作家和比利時作家之間的意見交流，都是一樣地豐富而強烈的。

由於作品中所處理的主題（就個人心理而言，也就歷史集體場域而言，那不是自閉式的寫作，而是開發性的寫作），並且作家們很願意也明顯地很高興一起討論，即使每一種寫作都各有其形成的特殊環境，我們卻看到了一個超越了地理上和政治上邊界的「文學世界」。這點更加引起我們的關注與好奇。

兩位翻譯家親自到場以及她們所扮演的譯者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她們完全投入翻譯工作，才使作家們得以朗誦對方的作品，並且進行討論。在兩儀文

舍的主場座談會上和在台南「閱讀波光」插曲座談會上，她們都發言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以及翻譯上的選擇。同樣的，口譯也扮演了關鍵角色，作家們的意見交流之成功則要歸功於她。

「閱讀波光」插曲座談會

這場插曲座談會凸顯了作家們所關注的主題，以及他們非常投入，它也讓人看見了聽眾們的專心聆聽。讓人很驚訝的是，不僅作家們之間的討論層次很高，聽眾提出的問題以及作家們的回答也是很有水準的，他們的言辭又專精又深入，不但觸及了根本要點，並且多元多樣。

此次座談會是在很雅緻的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行的，這個地方歷史悠久，館內所呈現的多元文化、眾多的文本以及作家們的聲音（歸功於館裡所收藏的錄音）能深刻地彼此互補。

在「閱讀波光」插曲座談會上，我邀請每一位作家選取一部已有譯文的作品。我們聽到了作家們分別用中文和法文朗讀所選取的段落，每一次，選取該段落的作家就解釋他為什麼選該段落的理由，然後兩位作家開始對談。

我們因此得以沉浸在所選取的作品段落之中。與此同時，我們還親耳聽見作者朗讀的聲音，聽見他對自己的作品以及他對其他作家的作品的詮釋。這點讓我們感受到寫作與朗讀的個人風格。傅朗朗讀時的聲音柔和而語調緩慢；舞鶴朗誦節奏比較快，但一樣柔和，一口氣說出他的看法與感覺，正如他的小說《餘生》一氣寫成；王文興的朗讀語調則比較沉穩莊重。

所選取的作品以及圍繞它們的討論，都凸顯了作品當中深度的人道關懷。

這座文學館是一座真正的文化寶庫，向當代以及未來開放；我們在此地得以觀察到文學活在幾種時刻裡：寫作時刻（構思與撰寫期間：作家們的對談使我們得以進入他們心思的某些面向），寫作的節奏（座談會時他們朗讀作品的情形就能補充我們閱讀同樣作品時所想像的節奏），個人的表達方式，作品說明以及作者與他人的對談（作家們、翻譯家們、還有在場的聽眾們）。

未來的法台文學交流

台灣文學顯得活躍無比而多彩多姿，由多種族群的作家們共同組成。在法國，由於幾位翻譯家的努力，我們開始發現台灣文學作品之多元豐富。因為台灣的文學作品深具原創性而且數量龐大，密度很高，這塊翻譯工地是很廣大的。國立台灣文學館肩負著一份崇高的重責大任，即收藏台灣文學文獻，並且使其鮮活。

這個國家，特別是台南地區，富有自然和人文之美，因此他們的文學具有獨特的表達方式。台灣文學館像磁鐵吸引了多彩多姿的台灣文學，也像一個傳播的源頭，將它們聚集起來並且使之生氣蓬勃。

這是一所以文學與寫作文本為重心的機構，它也關注文學翻譯；文學館給人的感覺不僅僅是一個熱情待客的地方——李瑞騰館長親自引領我們參觀館內收藏品，並且為我們做導覽說明，此地還特別注重發展文學交流活動，通過我上文中已經闡明的文學座談形式，或者通過其他的方式來進行。